



图2

以美术 关注地缘政治冲突

羊城晚报：您的这幅新作为怎样的创作契机？

冯少协：从年轻时开始，我就是个关注时事的人，尤其关心国际新闻。两个月前的一天，我在开车听新闻的时候，从旁边驶过一辆车，传出那首曾经脍炙人口的粤语歌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。我马上联想到最近正在发生的一些国际新闻事件，顿时激发起一种创作的欲望。这幅作品创作历时近两个月。

美术的表现往往需要一个载体、一个切入点。长久以来，我一直关注创作表现地缘政治冲突题材，这在目前的国内艺术家中还是少有人关注的，也找不到现成创作的突破口和具体方法。而这一次，狮子的形象就成为了我重要的支点。经过资料搜集、观察准备，最后确定了新作的基本构图：一只代表中华民族的雄狮，凝眸注视着风云变幻的海面。

羊城晚报：创作过程中，您遇到了什么困难？是如何调整和克服的？

冯少协：这幅作品的主题最初定为《风从南海来》，由此就要表现狮子毛发被风吹动的感觉，这是整个创作过程中的难点和重点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所表现的海面是巨浪滔天的，海浪比狮子大，但后来又涂掉改回来。因为，虽然巨浪排空使得整个画面充满动感，但这样一来就难以呈现一种神秘深邃的感觉。更重要的是，会使狮子的形象有所弱化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为此，我又作了反复修改。

羊城晚报：那为什么要刻意表现狮子的伤痕累累？

冯少协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，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，但这是一只和平的、可亲的、文明的狮子。

我希望以狮子的形象表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精神。在创作初期，我把狮子身上的伤痕涂改了一次，后来觉得有伤痕才是完整的形象。中华民族经历数千年沧桑变幻，尤其是近代百年的风风雨雨，好了伤痕不能忘了疼。

冯少协，1964年出生于广东普宁。现任广东画院副院长，国家一级美术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团成员。

曾在国内外多次成功举办“关注中国大市场——冯少协艺术作品展”“中东的鸽子——冯少协油画展”“百年广州——冯少协油画展”“海上丝绸之路——冯少协油画展”等个展。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大型美展并获奖。

牛年伊始，广东画院副院长冯少协完成、发布油画新作《中国，崛起！》，并于2月24日起在广东画院（新址）正式展出。

新作《中国，崛起！》描绘一头意志坚定、伤痕累累的雄狮，远眺着风云变幻、军舰游弋的海面。

冯少协为此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。他认为，中华民族历经苦难，那曾经满身伤痕的睡狮早已苏醒，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。百年屈辱的历史虽已远去，但留下的记忆却刺痛无数中国人的心，警钟长鸣。

作为一位画家，冯少协希望以创作油画《中国，崛起！》表达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切，献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，同时也表达对世界和平发展、远离战火威胁的良好愿望。

去年12月，冯少协创作的《中国共产党党员——钟南山》被中国美术馆收藏，曾引发广泛关注。他认为，主题创作也要表现和捕捉到创作对象中的复杂性、独特性。“如果不能表现人物的思想和灵魂，仅仅是画得像，有什么用呢？”

冯少协谈油画新作《中国，崛起！》： 我一定要强调

艺术的 时代性



图1

个人创作侧重直白点题



图3

图1：《中国，崛起！》油画 260×180cm 2021年
图2：《中国共产党党员——钟南山》油画 230×180cm 2020年
图3：《海上丝绸之路》油画 260×150cm 2018年

羊城晚报：在广东美术史上，有何奇崛、高奇峰等描绘狮子猛兽的前辈高手。您这次创作希望与前辈有什么不同？

冯少协：这是我首次创作这么重要、这么大尺幅的狮子作品。在创作前，我也翻看了何香凝、高奇峰、徐悲鸿等前辈大师的作品。从艺术所传递的精神来说，我这次的作品与前辈有共通之处，都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。

过去艺术作品中的狮子形象，更多是刚刚醒来的狮子，画家想借这个意象去唤醒亿万国民，今天我所要表现的狮子已经醒来，从眼神和精神上就有所区别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我的创作侧重直白点题。我特意在画面中，加入航空母舰的要素，就相当于我此前创作的《钟南山》中的口罩一样，是交代作品的时代背景。如果没有军舰，就不一定能让观众第一时间知道作品的时代和创作背景。

羊城晚报：注重让当下观众读懂自己的作品，也是您创作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冯少协：当然，我一定要强调艺术的时代性。过了100年再来看这张画的时候，观者不需要另找太多背景资料，就知道创作的背景是什么。这就好比关山月先生创作的抗日战争题材国画，今天我们一看就知道时代的背景。

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，我认为相关的创作，除了要表现历史，同时也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民族今天的精神面貌。

宏大主题也要关注复杂的内心世界

羊城晚报：近年来，主题创作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，尤其围绕今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，很多大作品都在酝酿之中。您作为从事主题创作较多的一位艺术家，认为这股热潮中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？

冯少协：大型主题创作一直是我的主方向，也一直希望自己能走在前面。一个画家，真的有能力的话，应该多画一些能够留给历史的作品。艺术不仅仅风花雪月，不仅仅表现个人的小情感。那些东西作为观赏、体现日常的生活乐趣，也是很好的。但作为一个文化人，还是要站在历史文化、家国情怀的高度来看待现实，从而创作一些好作品。

艺术界流行写生和主题创作，这是好事情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每个人的角度应该不一样，当下主题创作主要的问题，是雷同太多。比如在这么多的主题创作中，何红舟、黄发祥的《启航——中共一大会议》就画得很好，很经典。无论是构图还是表现方式，我比较佩服这种作品。

羊城晚报：去年，有很多画家都画了钟南山的形象，而您的作品受到了很大关注。其中原因何在？

冯少协：可能是因为我在创作中，加入了很多钟南山先生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感以及复杂的内心世界。我在新闻片段中，尤其注意到他接受采访的时候，眼眶湿润的瞬间。那一个瞬间，给了我一个契机。

我每个创作系列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，希望这些东西西过了若干年，还能够出现在历史的盘盘中。我认为，总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人带来讨论、给这个社会留下印象，这样才是好画家。

【拒绝流行】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“慢”的年味

热闹的年就这么过去了，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，趁这几天读了几本大部头。几本书确实都很经典，经典到让我一直放在枕边，有时间就翻翻。但日常碎片时间里，往往读几页就读不下去。就地过年，不必应酬和来回折腾，可以有大块的时间自主支配，慢下来把难啃的书读进去。很多人都说年味越来越淡，在我看来，让时间在这短暂的几天慢下来、静下来，读几本最喜欢的书，就是最大的年味。

往年的年味，靠的是外在的热闹，靠生活场景的切换和空间流动带来的陌生感，塑造一种与日常不一样的感觉。就地过年，没有流动和切换，无法跳出“熟悉场景”，仍在工作的城市和重复的日常生活动轨迹中，无法找到年的味道。其实，如果从外在的空间切换

回到内在的时间切换，就能感到年味。我更在意的是时间，空间没有切换，但时间坐标切换了。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，人的时间蕴含着多种可能生活的维度，内含在无数方向上展开的可能性，日常以工作日为坐标的时间霸权，遮蔽了时间向生活、家庭、艺术、审美、内心、静思等其他方向伸展的可能性。过年则通过“集体按下暂停键”而切换到另一种时间坐标，从以“快”为美的工作场景，回到慢下来的家庭和内心场景。

平常紧张的表情放松了下来，街上的人脚步慢了下来，早上不必被闹钟叫醒，不用记今天是“周日”，没有“浪费时间”的焦虑和监控焦虑，没有气氛组哄抬的进位压力。最大的年味，难道不是这种“慢”吗？

慢的本质在于，让时间的驾驭权从外在和他者手中挣脱，由自己内心去主导，从容、淡定、宁静。

【含英咀华】黄维樑 香港学者、作家

“我饿呀”不再

“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”是这几天的重点新闻。近日我看了央视《脱贫攻坚》的首二集，2月25日香港电视新闻报道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，同日成都张又侠教授对此伟大成就倾情吟咏，我呼之。贫困是中国几千年来无数百姓的苦难；汉武唐宗，康熙乾隆史称盛世，我想贫困人口依然不少。近现代中国的病弱贫苦，更是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。日前看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，其中“感时忧国”的李大钊，对贫苦的人民最有体会最为怜悯。而今中国全无贫困人口了！

张教授是插队知青，亲眼目睹“农民贫苦挣扎的悲辛状态”，曾遇见面容干瘪的老大娘对他诉说：“张同志，我饿呀！”我幸运，数十年未温饱无忧，但一直不能忘记1960年代在香港，母亲装好一袋袋糖油粮食要我到邮局寄给乡亲的经历。近二十年来，在内地各城镇的大小超市所见，满架满柜都是百千万种食物。一国之事，还有比改善民生更大的吗？叹凤兄现在在亲睹国家“扭乾坤”“攀高峰”，不禁“老叟心喜极，献拙颂世功”。他比我年轻得多，我这真老叟和他同样喜极。成都草堂杜甫，为“路有冻死骨”，为“茅屋为秋风所破”而悲愤莫名，如今日仍在，一样也会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吧。

【横眉冷对】

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开学了，结束自嗨！

开学了。庚子年成为历史。希望成为历史的还包括可怕的疫情，以及因之而起的各种分裂。毕竟人类是一个共同体，日子还是得过得去。而且千百年来都希望过得平常，过得和谐，过得舒心，过得大方。

作为老师，去年教学生涯中的新鲜事是网上授课。时间一到，把屏幕打开。学生也同时进入“程序”，准备上课。规定说，学生们必须把视频打开，以便被“看到”。不过，大多没有打开。这意味着，困在某地某个房间，把电脑打开，进入“会议”，关掉视频和声音，只保留听课一项。这考验了老师的能耐，对着屏幕，以及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小窗口，根本就不知道学生在听还是在做别的事，然后，清嗓子，一边想象着课堂的气氛，一边对着屏幕作激情状，哇哇哇的。上多几次，开始发现这完全是一种自嗨，自己感动自己，自己激励自己，自己说服自己，最后终于完成上课，如释重负。



随手拍

深夜棋局

□文/图 陈初越

福州柳河路转角处，常有棋局。不知何人所说，男女老少，皆可来一盘，很有些年头了。它的存在，也全赖于爱好者天然的接力。

那夜十一时，又踱过这里，黑暗中，感觉三个侧逆光的身影，围住棋桌，有种全力以赴、殊死一搏的气息，连我这过路的酒徒都不由放慢脚步。

棋局后的首饰玉器店，服务员已准备打烊，椅子都脚朝天地上柜台，女服务员好奇地投眼出来——此刻，仿佛又回到楚汉相争的年代，分明听到楚霸王喟然长叹。

图中有弈者、观者、局外人，仔细追究，应还有个微弱的摄影者。而那个反光的棋盘，发亮的烟头，则成为深夜宇宙的中心。

“随手拍”栏目继续向读者征稿：用手机拍摄反映当下时代精神、有当下时代气息的普通人精彩瞬间的照片，来稿请附上100字简短说明。邮箱：ycwbwyb@163.com

【如是我闻】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细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，因为我的课不多，常陪儿子在紫竹院玩儿。有一年的夏天，在湖北岸的“福荫紫竹院”前，我给儿子买了一根冰棍后，自己就坐在面湖的椅子上看书。儿子到处乱跑，一会儿跑回来，问我冰棍的包装纸应当扔哪儿？我指了指不远处的果皮箱，他跑过去，将攥在手里一段时间时间的包装纸扔进了垃圾箱。这个时候，旁边一个也带着孩子的老父向我走来，用英语对我说，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孩子将冰棍纸扔到垃圾箱里。后来，我们成了朋友，我们一家受邀到他们位于紫竹院附近的家中做客。后来，我到波恩读书的时候，还到他们家去过一两次。

我认识一位“老三届”的教师，身上带着很多的“时代气息”。最让我不能容忍的是，在台上当坐的时候，他常会将一条裤腿卷起来。有一次我在下面看着他露出一条白花花的腿，感觉尴尬极了。有时坐得比较近的时候，我也会看到他指甲里全是黑泥。开会的时候，他会用一只手的指甲，去清理另外一只手的指甲。

1994年年底我从德国去香港，在屯门的妙法寺小住了几天。吃早餐的时候，喝粥是用筷子而不是用勺子，让我特别不习惯。因为如果用筷子的话，就得拿着碗胡噜胡噜喝，而在德国，汤碗是不能拿起来的，喝汤只能从勺边轻轻啜。在德国的餐厅里，保持安静的习惯，好像是他们最乐意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。

【不知不觉】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父亲与“我”

在中西文学表达里，家庭与社会有叠合的一个中心——父亲。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，原生家庭可能影响他一生的走向。一个世纪以来，具体的某个中国家族与家庭的变迁，很难脱离时代与历史的滚滚洪流。从中国文化的根脉上说，“父亲”的角色，无论黑白或者杂色，显影或者缺席，无疑占据了表述的中心位置。近年那部在多部长中短篇小说里，密集地涉足有关父亲话题的创作，她梳理的不仅是父亲与子女的关系，而是深入了构成中国历史厚度与难度的时空之中，《金枝》是一部有关父亲的作品，但父亲却只是一个家庭的权力符号，一个躲闪的影子。

这部作家乐于承认与自身家族史相似的长篇，把大历史放在家族这个小切口中解剖，时间跨度一个世纪，描述了一个家族中的五代人，但重心是“审判”、“我”的父辈周自明是一位革命者，他逃避了派的婚姻，投身革命，还建构了一个新的家庭。但某一天，被他抛弃的旧生活，却顽强地扎根于他此后的生活，某一天，他和前妻所生的女儿找上门来，他的妻子及一女儿才知道，老宅里一直驻守的那对母女。父亲一生谨慎，但家庭出身注定了他从未逃避任何一次政治运动，面对着必须背负的两个家庭的“精神包袱”，他松了一口气，把一切交给了妻子，但缺席的父亲，却让疏离和恨意成为“我”和哥哥妹妹成长的养分，两个家庭子女之间的矛盾暗流涌动，无论此后的他们个人是否成功，这样的影响甚至渗透到他们的血液里，在他们与自己子女之间的关系上不易察觉地复制……

【昙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

瞥见犄角的爱

女儿上网给我买了一双跑步鞋。我外出归来，看到平素分秒必争的她，竟然穿着那双崭新的跑步鞋，无所事事地在大厅里走来走去，唱童谣、讲故事，安抚她，夜夜如此。六岁的孩子，体重不轻，她痊愈后，我腰背酸痛，得找中医进行推拿。这件事，深深地镌刻在她的记忆里，她说：“妈妈是全天下最舒服的摇篮。”

晚上，我炒了米粉，蒸了螃蟹。先生耐心地把雪白的螃蟹肉从硬壳里细细地剔出来，递给女儿。在这一刻，他忘记了她已经是个执业九年的律师了；在他眼里，她还是那个3岁的小女孩，可她已经30岁了。

我忆起了那一回到伦敦去探望她，她一大早就特地到海鲜集市，拎了两只龙虾回来，自行料理。不小心被蜇伤了，当时不以为意，后来伤口红肿化脓，才知道感染了，被折磨了好长一段时间。事后，她承认，那是她第一次处理龙虾。她说：“爸爸爱吃嘛，再难也得试啊！”

父母的爱，是默默地渗透进土壤里的水滴，土壤得到滋润，会在适当的时机萌出绿芽。儿女的孝顺，蕴藏在生活每一个不起眼的犄角里，看似平淡，实则浓烈。